

寻龙大侠
赖布衣传奇

藏龙卧虎

(下)

台湾 萧玉寒 著



岳麓书社

寻龙大侠赖布衣传奇

藏 龙 卧 虎

台湾 萧玉寒著

下

岳 麓 书 社

目 录

- | | | |
|---------|---------------|-------|
| 惊天地摘星换月 | 方神镜一鸣惊人 | (1) |
| 轻舟一叶下英德 | 巧评妙点粤川龙 | (9) |
| 鼠斗人斗妙点破 | 一卜神卦服众人 | (14) |
| 运滞身逢桃花劫 | 逃难误入醉香楼 | (23) |
| 弱女偏逢花太岁 | 灵符一纸救翠芝 | (31) |
| 救人犯险施大法 | 淫邪之地惹心魔 | (41) |
| 白鹅潭畔斩情丝 | 堪铺暗惊局败绝 | (45) |
| 灵燕报恩点龙穴 | 错葬方位龙气绝 | (60) |
| 引龙入体惊天地 | 风水妙法出名人 | (68) |
| 将星飞逝半空里 | 寻龙大侠暗惊心 | (74) |
| 天风飒飒吹襟袖 | 通灵怪物斗神功 | (80) |
| 灵鹫峰上问天命 | 寻龙大侠遇潜龙 | (88) |
| 一箭三雕移天计 | 旋乾转坤拯国运 | (101) |
| 秦祖弄奸得龙穴 | 布衣施计欲惩凶 | (109) |
| 一曲玉箫惊天地 | 五云山上败秦墓 | (116) |
| 历尽沧桑归宋土 | 真命天子逢布衣 | (126) |

西子湖畔施大法	秦龙移入虞家穴	·····	(134)
龙气败绝秦桧病	贤臣廷上议储君	·····	(138)
回光返照生惊变	秦桧上朝败贤臣	·····	(148)
金銮殿上斗秦桧	布衣难逃血光灾	·····	(155)
赖布衣身陷天牢	众伙伴急怒惊心	·····	(161)
阴森天牢施妙计	布衣救国忘死生	·····	(164)
杨振兴天牢遇险	定大计欲潜秦府	·····	(170)
杨振兴秦府献技	服强徒秦桧动心	·····	(177)
陷天牢遥施大法	赖布衣神机莫测	·····	(186)
法场问斩布衣危	千钧一发动转机	·····	(200)
白虎堂正气森严	惊天地旋乾转坤	·····	(206)
斗移星转帝星动	功成身退笑清风	·····	(213)

惊天地摘星换月 方神镜一鸣惊人

赖布衣离开英德镇半年后，方笑天便与小翠正式结为夫妇。方笑天迭遭变故，家财丧失殆尽，再加这年英德水患，方家在镇郊之田庄被水淹，佃户已逃荒远去，又少了大笔收息，方笑天越发日见穷蹙。如此愁眉苦脸过了半年，方笑天叹道：“贫贱乃命，富贵由天，如此生守，只怕得像狗马般填塞沟壑矣！不如早日自图之。”

于是与夫人小翠商议，把方家空余的几间大屋卖了，所得银两，拿去从商买卖。小翠劝道：“相公此行，未知往从何处？妾闻南雄镇近日太平盛世，其物价与此地相差甚远，由此地贩物上南雄必有所获。况南雄乃义父留居之地，正好趁此行打探他老人家下落。”

方笑天道：“夫人有理！便依计而行可也！”

其时英德盛产上等茶砖，却不叫“英德红茶”，而称“红茶砖”。方笑天在当地买了一百担，装了三条船，沿水路北上南雄。

南雄镇这时果然景象一新，繁华市面，对各地运来之货物需求甚殷。方笑天运来的百担茶叶，不到半月功夫，便以高价售罄，着实赚了一笔。方笑天曾私下探听赖布衣行踪，岂料镇上之人一听他是来找赖布衣，反而抢先追问赖布衣的下落，言下之间，满镇之人均极欲重见赖布衣报恩。

方笑天与夫人小翠在南雄镇一家饭馆进膳。突然有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进来，只见他长得高大而壮实，筋骨隆起，孔

武有力，他在方员外侧边坐下，不绝长嗟短叹。

方笑天暗道：“看此人筋骨壮健，似是习武之人，为何却露此儿女愁态？莫非遗失了银两，没钱开饭么？”这般想着心下不忍，便相邀道：“若缺饭钱，你我共进如何？”

这大汉漠然不答。方笑天以为他怕难为情，便喊堂馆另捧几碗白米饭及菜式来，推在大汉面前，劝道：“出外行路，难免有尴尬日子，不如先填饱肚皮，再从详计议如何？”

大汉忽睁眼凝住方笑天，片刻，淡然一笑，不再推却，却以手攫抓桌上食物，倾刻之间，已全数吃光。方笑天见之大怜，知他已饿了数日，又叫堂馆捧多几味饭菜，大汉以手攫食，倾刻又光。如此接连捧进十几次饭菜，如风车般，大汉竟一一吃光。这才摸着肚腹叹道：“三年以来，从未吃过这般饱矣！”

方笑天奇道：“壮士体健如牛，为何竟落到如此田地？莫非被人相害以致此么？”

大汉道：“罪获天谴，恕难细说！”

方笑天道：“那壮士家居何处？”

大汉道：“陆地无居，在水无舟，早晚便在村口郊野胡混罢了！”

方笑天心下更奇。小翠在旁耳语道：“妾观此人，气宇不凡，目隐神光，必非常人也，相公切勿轻待之！”

夫妻两人暗暗吃惊，岂料一餐既毕，大汉即相辞而去。临行，大汉拱手谢道：“员外宅心仁厚，果然！果然！他日有缘，再行相会！”说罢昂然而去。

方笑天百思不解其意，但觉自己平生未做亏心事，稍后亦就处之泰然。在南雄镇再逗留半月，方笑天把卖“红茶砖”之款项在南雄另购一批货物，便由小路重返英德。

船夫把货物搬入船仓，正要起锚开船，岸上一人如飞赶来，方笑天一看，原来竟是那日在饭馆中借餐的大汉。方笑天心中太奇，迎着大汉问道：“壮士匆匆赶来，莫非有事相告么？”

大汉道：“我不舍员外，欲相随左右。”

方笑天笑道：“壮士差矣！在下乃一名小商，岂敢使唤壮士？壮士如缺了银两返家，在下这儿有白银十两，壮士拿去应急便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些须小事，壮士不必介怀，就此别过，如何？”说罢，喊夫人小翠捧出银两，递给大汉。

大汉不纳，却道：“然则员外视我为朋友否？”

方笑天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下当然视你为朋友，些许相赠，幸勿推却！”

大汉却仰天笑道：“员外差矣！你既当我是朋友，然则朋友有难，我能坐视不救么？”

方笑天惊道：“壮士所指乃在下么？”

大汉点头道：“一饭之恩不敢忘也！”

方笑天犹豫间，夫人小翠忽劝道：“既壮士如此诚意，相公便答应他吧了！”说着，朝方笑天使个眼色。方笑天对夫人之言素来信服，见之便点头应允，与大汉一道上船而去。

船行半途，船家摆上饭来，大汉推却道：“我一餐可顶数月，一年之中，仅食数餐而已！”

第三天，船经北江开阔处，本是晴天日丽，忽然一阵黑云飘近，霎间遮黑了半边天，随即狂风大作，闪电惊雷轰劈而下。货船摇摇晃晃，几欲翻侧。方笑天与小翠大惊，相拥而泣道：“今番眼看难逃劫数矣！”

大汉在船舱内恨得咬牙有声，紧捏拳头，不发一言，瞧他神情，似乎预知此事，欲救之却又有畏意。

“喀喇！轰！”一道闪电挟着暴雷直击而下，接而一阵如万马奔腾激起的旋风在半空中横扫过来，货船摇晃几下，便翻侧江水之上。

方笑天与夫人小翠及满船货物皆没于水中，奄奄待毙间，忽觉有人扶持而出，踏着江浪，如飞般送上岸来。方笑天睁眼一瞧，竟是那大汉相救。此时他浑身无力，连话也说不出来，身边小翠亦是昏迷不醒。

大汉又踏浪而出，一会儿，挽着一艘大船，如飞而至，把方笑天、小翠扶入舱中，自己却又跳入江中。只见他在江水中翻波出没，以双手挟着货物钻出江水，把货物掷入船舱，又沉下江去，数十次往返，满舱已摆满货物。

大汉这才上船，问方笑天道：“员外检点货物，可有散失？”

方笑天叹道：“壮士既已救我夫妇生命，又何必再寻货物？万一令壮士遭逢不测，我夫妇二人便终生难安矣！”

大汉笑道：“员外言重，我不过游戏人间罢了！……”

言未毕，忽又闻雷声大作，狂风又横扫过来！似乎非要把方笑天夫妇置于死地而罢休！大汉面色大变，犹如金纸，咬牙切齿恨道：“谁敢如此胆大妄为，施害仁义之人！……”言毕冲出船头，遥空厉声喝道：“谁人执司风雷？船上有刑部尚书方神镜大人，汝可知么？吾乃被谪雷曹是也！”

突闻雷声隆隆，有吆喝声自天际传了下来，道：“……吾等并不知情，但接当朝国师赵真人谪令，令吾等追索方笑天夫妇生命，吾等接此谪令，不敢不遵，今既有雷曹出面示警护卫，吾等就此回去复命罢了！……”言毕雷声、风声呼啸而去，片刻间北江之上顿时风平浪静。

大汉恨道：“这赵真人如此可恶，若吾重司职守，必取其生

命！”说罢恨恨不止。

方笑天在舱内不知发生什事，但闻大汉后半句“追其生命”一说，惊问道：“壮士所指何人？”

大汉恨道：“害员外之人，乃当朝国师赵真人也！他施妖法，妄调雷神追你生命，此等奸恶之人，他日必遭五雷轰顶！”

方笑天这才知是恶师赵真人不甘惨败，图谋相害，他不禁搔首长叹。大声慰道：“员外勿虑！汝家有贵人镇邪，真龙守护，已成百毒难侵之身，此是汝家祖坟龙穴之奇力也！”

自后，一路上再无风险，顺风顺水平安返抵英德镇。方笑天把买来的货物沽清，又赚了一笔。大汉亦一直住在方家，却不饮不食。方笑天和小翠苦劝，他却笑道：“员外请勿介意，我早说过，一年仅数餐而已。”

一天，方笑天正与大汉闲话，忽雷声又作。方笑天有所感触，叹道：“人道富贵由天，但不知天上如何形状？如此行雷？若能亲眼目睹，这才叫人生一大快事！”

大汉笑道：“员外想作云中游么？”

一会后，方笑天忽觉倦倦欲睡，头一低，便觉渐入梦中。……突然，自觉身子摇晃，睁眼一看，只见四周皆是棉絮一般白云，周身雾气缭绕，原来竟已身在虚空！方笑天大惊，忍不住跳了起来，立时便觉头脑昏眩，犹如坐于巨浪船上，脚下空空软软，并无着力之物，抬头一望，但见星星就在眉眼之间，他想，自己莫非是在梦中？

他再仔细一看，见这些星星犹如莲蓬中的莲子嵌在头上，大者如瓦瓷，小者如碗碟，再细者如茶杯。他用手摸着摇撼，大的异常牢固，纹丝不动，小者摇摇欲动，便摘了一颗，藏于袖中。他拨开云雾，向下面一望，但见山野大地苍苍茫茫，城廓犹

如玲珑黄豆。方笑天暗暗心惊道：“若一失足，这一跌下去呵，便是粉身碎骨的天大祸事！”

就在此时，忽见两条巨龙，飞卷翻舞，腾跃矫健，拖着两辆黑车，隆隆而来。忽见龙尾往上一甩，声音清脆，犹如鞭之打钟。车上有水桶状物，成十数大，上面贮满水，有数十人，围在四周，以手拨水，遍洒云间。突然见到方笑天，均惊疑目注。

方笑天细看，原来那大汉亦在数十人之中，且是领袖模样，只听他对众人道：“此人乃吾之朋友！”说着取了一双碗状之物递给方笑天，道：“你可随意洒下，下面便有大雨矣！”

方笑天接过，学着众人泼水样，认准自家英德镇方向，倾倒下去。一会，那大汉对方笑天道：“吾乃天上雷曹，三年前行雨，误了时辰，被谪凡间，故有缘相会，因施救于你，立了功劳，方得重返司位，今日就此别矣！”

大汉说罢，把驾车之绳向下掷去，源源不绝，看似不足一丈，向下滑落竟近万尺，大汉把绳头扯住，向方笑天道：“员外请回！他日方家荣华富贵，但愿能在案前，遥燃香烛，便足感盛情。汝祖宗风水龙势日盛，不久将生贵子，从此富贵日近矣！请回！请回！迟则恐生不测！……”

大汉忽把方笑天往悬下之绳线一推，方笑天不由自主便向下坠，惶急之中只好紧握绳索，嗖嗖而下，一会功夫忽脚触实地，低头一望，原来早已立于自家卧房之中。

其时粤北遭逢大旱，人人求雨不得，但忽降大雨，十里之外，雨仅指深，英德镇内，却深及膝盖，转眼间所有沟渠均已填满。人人望天祷告，感谢天恩，但其中究竟，却只有方笑天一人知晓。心道：“莫非乃那一碗之水么？”

他半信半疑，探探袖中，却见方才所摘之星犹在，便掏出

来放于桌上，白天黯黝如石，夜晚则光明焕发，光映四壁。方笑天视为神物，供于案上，每日燃香拜祝。

这一晚，方笑天与夫人小翠方入睡，小翠忽见案上之星光渐小，好像萤火般上下翻飞，小翠惊疑，张大嘴巴正欲唤醒员外，正当她张嘴之际，那星星立时飞入口中，咕嘟一声直流入小翠肚里。

小翠大惊，忙推醒方笑天，方笑天见案上星石果然不见，心下亦觉惊异。过了一日，小翠竟然肚腹隆涨，找大夫诊治，大夫连声恭喜，说是梦熊有兆！方笑天夫妇又惊又喜，惊的是这胎儿竟是星石入肚成孕，未知是吉是凶？喜的却是中年得子，后继有人，总是天大喜事。

再过得九月，小翠即将临盆待产。这一晚，夫妻俩正在床上，方笑天忽见门外施施然走进一位老年男子，细看之，竟是自己的生身之父！但见他满面欢容，走近床边，对方笑天道：“吾家将男儿矣！幸得赖大侠把吾等骨骸移于碧落洞中，吾与祖宗因此得上天庇护，托得雷曹护你，又助汝摘得文笔星归，吾孙即文笔星临世也！汝可命名为星儿。他日荣华富贵，断不可忘赖大侠栽培之德，更须廉明清正，以造福百姓，则方家幸甚，百姓幸甚矣！切记！切记！……吾去也！”说罢，施施然满面笑容而去。

方笑天一觉惊醒，就在此时，夫人小翠已呱呱产下一儿，半空之中，忽有一阵清脆乐声响过，随即，又有一阵惨厉鸣冤之声传来。

孩子满月，方笑天即遵父嘱，取名为星儿。方星儿自少聪慧异常。但美中不足，却不会说话，直到三岁，仅会叫“亚爹”、“娘亲”四字。

方笑天心焦，小翠道：“放着一个好去处，相公为何不去拜求明示？”

方笑天道：“是甚去处？”

小翠道：“相公祖坟碧落洞也！”

一言惊醒梦中人，方笑天大喜，马上带了方星儿，前去碧落洞。在祖坟前，方笑天与方星儿一道跪下，拜道：“此子虽聪慧，但好像哑巴，他日怎成大事？尚望列位祖宗遗荫，使星儿口齿伶俐如常！”拜罢又祝，祝罢又拜。

就在此时，跪在一旁的方星儿忽失笑道：“吾孙他日贵为刑部尚书，断尽天下冤狱，为百姓赞颂，他身处要职，首重明查暗访体察民情，岂可轻易开口？吾儿何太痴哉！”说罢嘿嘿笑声不止。方笑天一惊，知是祖宗籍星儿之口说话，点醒于他，闻言喜道：“列位祖宗所见甚是，如此，孩儿放心矣！”

自此之后，方星儿虽仍然不喜说话，但其学问却突飞猛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过目不忘。到十三岁，便连一些中过举的学馆先生，亦自感难以相教，并非方星儿顽皮难教，而是他每有发问，均极为深奥，身为先生亦回答不出，所有教过方星儿的先生均道：“此子不鸣则矣，一鸣惊人！”

方星儿十六岁那年，上广州道府考试，却仅得倒数第二名。方笑天很伤心，责问儿子为何不用心向学？方星儿答道：“尚未到一鸣之时也！”

到方星儿十八岁，方星儿上临安京试，放榜之日，他瞧也不瞧，便打起包袱返回英德镇，方笑天问他考得如何，方星儿不答，倒在床上，蒙头大睡，把方笑天气得七窍生烟。到有人报来，说方星儿已中了末名举人，如今放为江阴县令。方笑天才知儿子考得不未尽如人意。但皇令已下，方星儿不日赴任，临

别之时，方星儿忽笑对父亲道：“那主考官皆盲眼之人，故孩儿未尽全力也！朝廷既已放任县令，正好趁机查察民情！”方笑天见儿子尚能以百姓为重，心内稍觉宽慰。

方星儿自到江阴县上任后，先是不动声息，四处微服出巡，三个月后，他把大叠百姓状书高叠在案，发令传集所有一千人等，他高座公堂，面对众人，口里讯问，手中执笔连批，仅半天功夫，竟连断数十宗积年冤案，均判得公道清明，不但含冤者得以申雪，就连被判刑之人，亦对方县令的神明大为叹服。从此江阴县民间清平，百姓安居乐业，百姓皆呼方星儿为“神镜大人”。

一年之后，方星儿政绩渐为朝廷知悉，皇帝圣旨飞下，赐封方星儿为御史大人，随后更升任为刑部尚书，专断朝廷重大冤案，一时间，“方神镜”之威名传遍朝野。当真是不鸣则矣，一鸣惊人！

更奇的是，在方星儿就任刑部尚书半年后，恶地师赵真人竟在一晚月明星朗晚上，忽遭暴雷击毙，冥冥之中，报应可谓惨烈。

而赖布衣之大名，亦传遍英德各地；时至今日，据说英德镇内姓方之人，家里多供着赖布衣的神像，说赖布衣是他们方家一族的大恩人。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轻舟一叶下英德 巧评妙点粤川龙

赖布衣、司马福、李二牛三人，在英德镇郊与方笑天、小翠两人话别，三人走了很远，方见方笑天与小翠黯然返镇。司马

福叹道：“彼此相处时日，一朝分手，相见无期，便连我亦生离别伤感！”

赖布衣道：“赖某何尝舍得与之分手？却有一段因由，令赖某不得不走也！……”

司马福忙问道：“是甚因由？”

赖布衣笑道：“司马兄何必心急，此行南下，路程漫长，我等先寻舟船，再慢慢相告，如何？”

司马福心头疑惑，但也不敢再问，他深知赖布衣脾性，他不欲吐露之事，使用铁棍也难撬得他开口。

三人来到英德五河渡口，司马福找着一位船家探问船资。船家见有主顾，满面堆笑道：“好说！好说！客官租船抑或买船？”

司马福是水道的积年老怪，闻言眼珠一转道：“租船怎么说？买船怎么说？”

船家笑吟吟道：“租船租金白银五两，另加十两按金，以三月为限，买船一了百了，即付二十两白银，这条船便是客官的宝贝！”

司马福一听，忙道：“如此，租船！租船！……”

赖布衣悄悄一捅司马福，道：“我等此行南下，行踪未定，不知何日方还，租船岂非失策？”

司马福笑道：“此事我自有主意，赖兄只管放心上船便是。”当下司马福交了租金、按金，三人便下船。当时粤川一带有个规矩，但凡有船出租，船上必备粮米等物，供客人自便，所以租妥船，说走就走，很是方便利落。

在船上，自是司马福掌舵，这船老大，今番又大显身手，但见船行如飞，人坐其上，稳如平地。

李二牛笑道：“司马叔，你老人家好身手呵！”

司马在船后哈哈一笑，道：“这个当然！并非我夸口，若论行船驾舟，放眼水川地带，老夫亦敢站前列！……嘿，你这二牛，为何却一反常态，对老夫如此恭维？”

李二牛笑道：“如今置身江海，一只旱地牛，不对水豹礼敬，岂不自讨苦吃被他咬上一口？”

赖布衣听了不禁为之一笑。他想起租船之事，问司马福道：“司马兄！此行遥遥无期，这船如何交还船家？”

司马福笑道：“我并未说过还船！……赖兄请算计，租船加按金是十五两，买船则要二十两，我等放着按金不要，这条船便是自家产业，岂非比买船便宜？”

赖布衣哭笑不得，他估不着司马福竟有这么一手。一旁李二牛失笑道：“这水道上的积年老怪，什么鬼道儿他想不出？如今我等在水上，小心被他卖了！”

司马福骂道：“你这死牛！方才还恭而敬之，转眼便来编派老夫不是！莫非忘了落水味道，欲再尝尝么？”

李二牛猛地打了个寒噤，一吐舌头，乖乖收声。司马福笑笑，不再理睬二牛，轻轻把船舵一扳，吃正了顺水道，船像利箭似的向江水深处插去。司马福稳稳的把船舵，忽想起赖布衣嗟叹之事，忍不住问道：“赖兄说离开英德镇有难言之隐，却是为何？”

赖布衣苦笑道：“司马兄仍记住这话？”

司马福道：“疑团未释，如何忘得了？”

赖布衣沉吟不语，呆呆的望着滔滔而去的江水出神。李二牛见状，悄悄的摸去后舱，对司马福道：“这是怎的了？”司马福悄悄摇手道：“二牛莫乱嚷嚷，只怕赖兄是有难言之隐也！”

他两人悄悄耳语，忽听赖布衣叹口气，道：“你二人莫乱猜测矣！其实说出来亦无甚大碍。你二人可记得，我等逗留英德时日，曾替方员外与小翠撮合一段姻缘，其后便突感心潮起伏难定，自卜一挂，竟因妄动男女欲念，自身亦受其惑，日后恐有一场桃花劫数，为图自救，故急急离开以避也！”

听赖布衣这么说，原来这回子事，司马福、李二牛不禁莞尔一笑，李二牛道：“赖先生何必为此事困扰？如先生真个有桃花运来，二牛便多个师母叫叫，岂非一大好事？”

赖布衣怒道：“你这死牛！胡说八道！这是桃花情劫之数，并非姻缘桃花之运也！”

司马福忙替二牛解围道：“如此，难道便没法回避么？”

赖布衣叹口气道：“天数难违，要来者挥之不去，要去者召之不来，赖某深明此理，自会设法以避，但只恐亦是徒劳！……此事待日后再算，不说也吧！”

三人一时默默无言。快船在北江上疾行，大半日功夫，已过连江口、黎洞、大罗山等地，向前遥望，北江三峡的雄姿，在山水雾气中隐现出来。

广东北江有三峡，名曰：中宿峡、香炉峡、滇阳峡，位于英德与清远之间。三峡之中，以中宿峡最长，从东北自西南弯曲，绵延九公里，江水甚深，白浪暗涌翻腾，峡底比海面平面还低，两岸群山峙立，有七十二峰，高三百米至六百米间，斜壁陡坡，形势雄伟，真个是：洞穿一水之流，傍列两峰之及，层崖邃谷，叠屏峰以重围，怪石奇峰，耸楼台之高插，山尖兮岭危，天环兮地旋，前山涌兮龙群跃，后山猛兮虎蹲伏！……道尽了北江三峡的奇景。

“好气势！好气势！……”船后把舵的司马福忍不住啧啧

赞道：“如此山水，定有异人出此也！”

李二牛笑道：“司马叔此言差矣！赖先生曾道，水走山斜，乃财失运去之端，焉得甚异人？”

司马福气道：“你这死牛！只会与老夫冲撞，就不会说三几句附和恭维话么？若你不信，问问赖兄如何？”

“问就问，怕你么？……”二牛道，但他扭头一看，见赖布衣这时正伏在船几上伏案疾书，便不敢打扰他。

直等了足三个时辰，方见赖布衣轻舒口气，把捏着的毛笔一掷，道：“你二人所议，我已详释于此，且先看看，便可知粤川之山水气运大势矣！”

李二牛自跟随赖布衣时日，得赖布衣悉心教诲，不但风水寻龙之学已略得皮毛，且文墨亦已粗通。他接过文卷瞧着。船后司马福急叫道：“二牛可别偏私！老夫要掌舵，手眼没空，但耳朵却闻着哩，你便读出来听听吧了！”

赖布衣笑道：“既司马兄如此有兴致，此地又没外人，二牛便读出无妨。”

李二牛一听，如奉纶音，正合脾胃，便朗声颂读道：“若论粤川形格，必先察其山水气运。粤川之山势，起自昆仑山南干，南下起为文笔、罗浮诸山，再南则为广府之白云、大罗等山，再向南入海而起为大屿、赤担诸山，是以粤川山势脉络皆为昆仑南干罗浮山之结脉。该脉其势昂然长踞而下，气势极为轩昂，且行经水源亦最多，因此此干走历之地，多富甲一方，且运势绵远，日后更见其发扬光大。论水之势，则看粤江，粤江分三：西江、北江、东江。海运四通，前程无可限量。是故北人尚武勇，南人多谋略。北人以严政治民，南人则仁厚待众。粤江流域民众，因洵路四通，所出之人，必多进取大志，因其两面濒海，为